

# 反刻板印象对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情绪的调节作用

王美芳<sup>1</sup>, 杨峰<sup>1</sup>, 顾吉有<sup>1,2</sup>, 闫秀梅<sup>3</sup>

(1.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2.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  
研究院, 天津 300074; 3.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济南 250022)

**【摘要】 目的:**考察反刻板印象对抑制内隐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效应及情绪的调节作用。**方法:**以175名大学生为被试,分为两个实验,采用内隐联想测验考察了启动反刻板印象对抑制内隐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效应(实验1)及情绪的调节作用(实验2)。**结果:**实验1发现,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显著小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实验2发现,积极情绪条件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显著小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但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显著大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结论:**启动反刻板印象能够有效地抑制内隐学科性别刻板印象;与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积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更能够抑制内隐学科性别刻板印象。

**【关键词】** 情绪; 反刻板印象; 学科性别刻板印象; 内隐联想测验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3.010

## The Effect of Counterstereotype on Implicit Gender Stereotyp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od

WANG Mei-fang<sup>1</sup>, YANG Feng<sup>1</sup>, GU Ji-you<sup>1,2</sup>, YAN Xiu-mei<sup>3</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sup>2</sup>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sup>3</sup>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unterstereotype on gender-subject stereotype,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mood between them. **Methods:** With 175 undergraduates as participants, using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two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ounterstereotype on suppressing gender-subject stereotyp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od. **Results:** With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he Experiment 1 found that the D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en priming counterstereotype compared with no priming counterstereotype.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Experiment 1, the Experiment 2 further found that priming counterstereotype reduced the D value significantly for positive participants while priming counterstereotype ironically increased the D value for negative participants. **Conclusion:** Priming counterstereotype can effectively suppress implicit gender-subject stereotype, however, this influence was moderated by individual mood. That is, compared with negative participants, positive participants could suppress implicit gender-subject stereotype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priming counterstereotype.

**【Key words】** Mood; Counterstereotype; Gender-subject stereotyp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内隐刻板印象是指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由社会类别线索激活的相应的刻板印象<sup>[1]</sup>。作为一种“认知快捷方式”,内隐刻板印象有助于简化个体认知活动<sup>[2]</sup>,但同时也给个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有研究发现,事先给被试呈现与黑人相关的词语会使被试在评价他人时表现出更多的敌意<sup>[3]</sup>。因此,减弱内隐刻板印象以削弱甚至消除其负面影响成为研究者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sup>[4-7]</sup>。研究发现,通过启动反刻板印象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弱内隐性别刻板印象。如,Dasgupta和Asgari<sup>[8]</sup>向被试呈现女性领导人样例,

有效减弱了被试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Stewart和Payne<sup>[9]</sup>通过让被试进行反刻板化想象,减弱了被试的特质性别刻板印象。连淑芳<sup>[10]</sup>发现给被试呈现反刻板信息能够减弱被试的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尽管以往研究一致发现启动反性别刻板印象能有效抑制性别刻板印象的激活,但这些研究仅局限在与职业、特质等方面相关的性别刻板印象,鲜有研究考察反刻板印象对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此外,已有的有关启动反刻板印象对刻板印象抑制效应的研究中,均忽略了被试的情绪状态。过去的大量研究表明,情绪对个体的认知过程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根据在情绪与认知领域被广泛认可的AAI模型(Affect as Information)的观点<sup>[11-15]</sup>,个体情绪意味着当前高度通达的信息是否存在价值: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31271104)

通讯作者:王美芳, E-mail: meifangw@hotmail.com

积极情绪意味着当前高度通达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个体利用此信息进行反应可以简化认知活动,因此个体更加“信奉”(embrace)这种信息,并依赖它完成后续任务;而消极情绪代表当前高度通达的信息没有价值,个体会“拒绝”(reject)利用这种信息做出反应。简言之,积极情绪下的个体比消极情绪下的个体更可能利用当下的通达性信息。有研究发现,启动反刻板印象后,个体的反刻板印象通达性高于刻板印象通达性<sup>[8,16]</sup>。根据上述观点可以推测:在积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会使个体更依赖反刻板信息做出反应,而在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会使个体放弃反刻板信息,那么与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积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更能抑制性别刻板激活。也就是说,反刻板印象对刻板印象的效应可能受到个体情绪的调节。

鉴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采用内隐联想测验,首先考察先前启动的反刻板印象对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实验1),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情绪状态下启动的反刻板印象是否对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不同(实验2)。

## 1 实验1 启动反刻板对内隐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 1.1 对象与方法

1.1.1 被试 选取济南某高校本科生59名(25男,34女)。所有被试均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为汉语,无阅读障碍。

1.1.2 实验材料 ①内隐联想测验中目标维度和属性维度的选择如下:目标维度:从2010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目录中选取文科与理科专业各20个,让38名大学生(男女各半,不参加正式实验)从中挑出13个属于文科的专业和13个属于理科的专业。最后,从被试挑选出的26个专业中选出归类一致性为100%的文科专业7个,如“文学”、“历史”,理科专业7个,如“数学”、“化学”,作为内隐联想测验的目标维度。属性维度:根据相关研究<sup>[15]</sup>,选取16个与性别有关的词语作为属性维度,其中男性词(如“儿子”,“父亲”)和女性词(如“妈妈”,“姑娘”)各8个。②反刻板样例:从网上搜集15名中外知名女性科学家(如,何泽慧,居里夫人),这些女性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将这些女性科学家的照片与简介通过幻灯片的方式呈现给被试,共计45张幻灯片。每位女性科学家均以3张幻灯片介绍,并配以这些科学家的照片。

1.1.3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中,自变量为被试反刻板印象的启动情况,共包括两个水平,即启动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因变量为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反应时所转化的D值。

1.1.4 实验程序 该实验以小组团体施测的方式进行,在实验前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启动反刻板印象组29人(13男,16女),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30人(12男,18女)。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在电脑前坐好,主试向被试介绍实验并宣读指导语,告知被试他们接下来要相继完成两个任务:第一,阅读任务。给被试呈现幻灯片(向启动反刻板印象组的被试呈现介绍女性科学家的幻灯片,向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的被试呈现介绍如何读书的幻灯片,且两组幻灯片呈现的时间长度一致),要求他们认真阅读幻灯片上的内容。第二,测验任务。待幻灯片呈现完毕后,立即进行一项考察反应速度与准确率的测验任务(即内隐联想测验任务),他们必须按要求既快又准确地做出反应。

内隐联想测验中包括目标维度和属性维度,二者形成相容联合辨别任务(理科专业/男性词,文科专业/女性词),和相反联合辨别任务(理科专业/女性词,文科专业/男性词)。内隐联想测验程序共包括七个部分,每一部分开始前屏幕上都有相应的说明,告知被试该部分的任务内容以及按键操作方法(内隐联想测验的具体操作内容见表1)。比如第一部分的说明如下:“屏幕中间会出现一个词语,当它属于男性时,请按E键,将其归于左边;当它属于女性时,请按I键,将其归于右边。若无疑问,请按空格键继续。”被试按空格键呈现500ms的空屏,然后屏幕中间呈现一个词语,被试根据该部分的要求按E键或I键进行反应。刺激消失或2500ms后进入下一个词语的分类测验。屏幕左上方和右上方始终显示本部分需要分类的类别标签,如在第一部分中,左上方的类别标签为“男性”,右上方的类别标签为“女性”。被试每作出一个反应都会对其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进行反馈。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1.1.5 计分方法 在保证所有数据均为有效数据(即错误率低于20%)的前提下,根据Grennwald, Nosek和Banaji<sup>[17]</sup>提出的关于内隐联想测验的计分方法,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只分析第三、四、六、七部分的数据;②删除超过10000ms的数据;③如果一个被试小于300ms的反应时占10%以上,则剔除这个被试;④分别计算第三和第六两个部分的总体

标准差 $ST_1$ ,第四和第七两个部分的总体标准差 $ST_2$ ;⑤计算每个部分中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⑥对于错误的反应,用每个部分的平均反应时加上600ms来代替其反应时;⑦在错误反应的数据被替换后,计算每个部分的新的平均反应时;⑧分别计算第六部

分与第三部分的平均反应时之差 $M_1$ ,第七与第四部分的平均反应时之差 $M_2$ ;⑨用平均数之差除以标准差,即用 $M_1$ 除以 $ST_1$ 得到 $D_1$ ,用 $M_2$ 除以 $ST_2$ 得到 $D_2$ ;⑩将 $D_1$ 与 $D_2$ 平均,得到D值。将D值作为本研究主要的观测指标。

表1 内隐联想测验(IAT)程序

内容	测验顺序						
	1	2	3	4	5	6	7
任务描述	联想属性词辨别	目标维度辨别	相容联合辨别	相容联合辨别	目标维度反向辨别	相反联合辨别	相反联合辨别
操作举例	叔叔 <sup>a</sup>	数学 <sup>a</sup>	叔叔 <sup>a</sup>	叔叔 <sup>a</sup>	文学 <sup>a</sup>	叔叔 <sup>a</sup>	叔叔 <sup>a</sup>
	姐姐 <sup>b</sup>	文学 <sup>b</sup>	数学 <sup>a</sup>	数学 <sup>a</sup>	文学 <sup>a</sup>	文学 <sup>a</sup>	文学 <sup>a</sup>
			姐姐 <sup>b</sup>	姐姐 <sup>b</sup>	数学 <sup>b</sup>	姐姐 <sup>b</sup>	姐姐 <sup>b</sup>
			文学 <sup>b</sup>	文学 <sup>b</sup>		数学 <sup>b</sup>	数学 <sup>b</sup>

注:a按E键,b按I键

## 1.2 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错误率进行分析,以保证实验是建立在被试认真反应的基础之上的。所有被试(59人)的错误率均在20%以下,因此所有数据均为有效数据。然后,根据Greenwald等<sup>[17]</sup>提出的关于内隐联想测验的计分方法,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处理并转换为D值。

然后,将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中所得的D值进行t检验,以考察反刻板印象是否能有效抑制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结果发现,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 $M=0.60, SD=0.40$ )显著小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 $M=1.15, SD=0.30$ ), $t(57)=6.15, P<0.001$ 。这表明,启动反刻板印象条件下被试的学科性别刻板印象显著弱于没有启动反刻板印象条件下被试的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即启动反刻板印象有效抑制了学科性别刻板印象。

实验1通过向被试呈现反刻板样例启动被试的反刻板印象,发现这种反刻板印象能有效地减弱被试的学科性别刻板印象。

## 2 实验2 情绪对反刻板效应的调节作用

### 2.1 对象与方法

2.1.1 被试 选取济南某高校大学生116名(48男,68女),所有被试均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为汉语,无阅读障碍。

2.1.2 实验材料 ①内隐联想测验材料 同实验1。②反刻板样例材料 同实验1。③情绪诱发材料: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大部分时间处于积极情绪状态下<sup>[18]</sup>,因此诱发结果往往偏积极,并非预期的中性情绪。而且,还有研究者指出,不诱发情绪并不等同于中性情绪,参加实验的被试本身往往带有某种情绪,

因此不管诱发与否都不能保证产生中性情绪<sup>[19]</sup>。鉴于此,本研究仅选用积极、消极两种情绪,并没有设立中性情绪。情绪诱发材料为两种视频片段,《猫和老鼠》片段为积极情绪诱发材料,《东京审判》片段为消极情绪诱发材料。④情绪诱发效果评估材料:情绪诱发效果评估材料采用Watson, Clark和Tellegen<sup>[20]</sup>编制,邱林,郑雪和王雁飞<sup>[21]</sup>修订的情绪自评量表(PANAS)中文版。该量表包括积极情绪分量表(PA)和消极情绪分量表(NA)。在本研究中,积极情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alpha$ 值为0.96,消极情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alpha$ 值为0.93。

2.1.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反刻板:启动,不启动) $\times$ 2(情绪条件:积极,消极)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反应时所转化的D值。

2.1.4 实验程序 第一阶段:情绪诱发。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试观看《猫和老鼠》片段,以诱发积极情绪(该组被称为积极情绪组);另外一组被试观看《东京审判》片段,以诱发消极情绪(该组被称为消极情绪组)。第二阶段:启动反刻板印象。首先,按照被试间实验设计模式,将积极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的被试分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被试启动反刻板印象,另外一组不启动反刻板印象。接下来按照实验1的流程,向启动反刻板组的被试呈现介绍女性科学家的幻灯片,向不启动反刻板组的被试呈现介绍如何读书的幻灯片。要求他们认真阅读幻灯片上的内容。幻灯片呈现结束后进行内隐联想测验任务(内隐联想测验程序同实验1)。

2.1.5 计分方法 同实验1。

### 2.2 结果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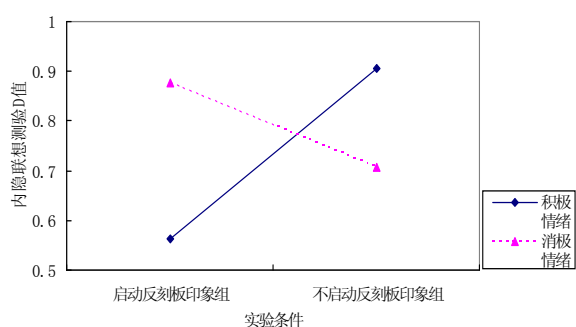


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为确保实验建立在被试认真反应基础之上,分析全部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中的错误率。结果发现有3名被试错误率高于20%,因此删除这3名被试的所有数据。最终,剩余113名被试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2.2.1 情绪诱发效果评估** 将被试填写的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得分进行统计,算出被试在积极情绪分量表(PA)和消极情绪分量表(NA)上的总分。分别在PA和NA总分上进行两种情绪条件的 $t$ 检验。结果发现,在PA总分上,两种情绪条件的被试得分差异显著,积极情绪条件下的被试得分显著高于消极情绪条件下的被试得分( $M_{积极}=23.225, M_{消极}=8.517$ ),  $t(54)=19.866, P<0.001$ ;在NA总分上,两种情绪条件的被试得分差异也显著,积极情绪条件下的被试得分显著低于消极情绪条件下的被试得分( $M_{积极}=9.818, M_{消极}=19.914$ ),  $t(57)=18.105, P<0.001$ 。因此,本研究中情绪诱发是有效的。

表2 不同情绪下启动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被试的D值平均数与标准差

		M	SD	每组人数(n)
积极情绪	启动反刻板印象	0.56	0.37	26
	不启动反刻板印象	0.91	0.28	29
消极情绪	启动反刻板印象	0.88	0.23	27
	不启动反刻板印象	0.71	0.29	31
合计				113



附图 不同情绪下启动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被试的D值

**2.2.2 不同情绪条件下反刻板印象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根据Greenwald等<sup>[17]</sup>提出的关于内隐联想测验的计分方法,将所得数据转换为D值。4组被试的D值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2。为考察不同情绪条件下反刻板印象对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对D值进行2(反刻板印象启动情况)×2(情绪条件)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反刻板印象启动情况主效应不显著, $F(1, 109)=2.40, P>0.05$ ;情绪主效应不显著, $F(1, 109)=1.00, P>0.05$ ;二者交互作用(见附图)

显著, $F(1, 109)=21.12, P<0.001$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积极情绪条件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显著小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 $t(53)=-3.91, P<0.001$ ;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显著大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组被试的D值, $t(56)=2.43, P<0.05$ 。这表明,不同情绪条件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的作用不同,在积极情绪条件下先前启动的反刻板印象(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能够减弱学科性别刻板印象,但在消极情绪状态下先前启动的反刻板印象(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反而增强学科性别刻板印象。

### 3 讨论

与以往研究相一致<sup>[18, 22]</sup>,本研究的实验1发现,启动反刻板印象能够抑制学科性别刻板印象,这可能是由于信息的通达性能够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Smith等人认为<sup>[23]</sup>,内隐态度(如内隐刻板印象)是背景依赖性结构(context-dependent constructions),知觉者对客体(如某一社会群体)的评价和判断依赖于记忆中样例(如社会群体的成员)的通达性:样例通达性越高,个体对它越依赖。由于启动反刻板印象使其通达性高于刻板印象的通达性<sup>[15]</sup>,因此个体更倾向于依赖反刻板信息(即“女性擅长理科”)做出反应,从而表现为反刻板印象对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抑制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实验2还发现,不同情绪条件下启动反刻板印象对学科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积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使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减弱;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反而使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增强。也就是说,与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积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更能抑制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如前所述,情绪通过信息的通达性影响个体后续的信息加工<sup>[15, 24, 25]</sup>。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更有利于个体利用高度通达的信息,由于启动反刻板印象使其通达性高于性别刻板印象通达性,因此,积极情绪促进个体利用反刻板信息完成后续任务,即产生同化效应(assimilation);而消极情绪使个体放弃反刻板信息,甚至使个体按照与反刻板信息相反的方向做出反应,即产生异化效应(contrast)。因此,积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使学科性别刻板印象减弱;消极情绪下启动反刻板印象(与不启动反刻板印象相比)反而使学科性别刻板印象

增强。

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情绪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先前有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对个体的认知过程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提高个体创造力水平,有利于个体社会交往等<sup>[26]</sup>。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积极情绪对个体认知过程产生的更多是消极影响,如,积极情绪会增加个体对一般知识结构的依赖(如刻板印象),简化个体的信息加工,从而导致个体产生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认知<sup>[27]</sup>。本研究表明,认为积极情绪会对个体的认知带来积极或者消极的效应都是不准确的,片面的,因为情绪对认知的效应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当时所处的情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也说明了个体的认知结果是自身的认知系统与具体情境交互作用的产物<sup>[11]</sup>。

### 参 考 文 献

- Greenwald AG, Banaji MR.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 102(1): 4-27
- Macrae CN, Milne AB, Bodenhausen GV. Stereotypes as energy-saving devices: A peek inside the cognitive toolbox.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 37-47
- Devine PG.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6(1): 5-18
- Gross EF, Hardin CD. Implicit and explicit stereotyping of adolescent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7, 20: 140-160
- 顾吉有, 曹仁艳, 王美芳. 儿童关于特质的性别差异信息的发展.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2): 200-202
- Yan X, Wang M, Zhang Q. Effects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spontaneous trait inferenc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schematic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Undergraduates*, 2012, 30(2): 220-231
- 张庆, 王美芳. 大学生关于能力和热情的混合刻板印象: 来自 IAT 的证据.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9(5): 126-130
- Dasgupta N, Asgari S. Seeing is believing: Exposure to counterstereotypic women leaders and its effect on automatic gender stereotyp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4, 40: 642-658
- Stewart BD, Payne BK. Bringing automatic stereotyping under control: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as efficient means of thought contro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8, 34(10): 1332-1345
- 连淑芳. 内隐刻板印象中反刻板印象信息的干预研究. *心理学探新*, 2013, 33(6): 525-531
- Isbell LM, Lair EC, Rovenpor DR. Affect-as-information about processing styles: A cognitive malleability approach.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3, 7(2): 93-114
- Isbell LM, Lair EC. Moods, emotions, and evaluations as information. In Carlston DE,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35-462
- Schwarz N. Feelings as information: Informational and motivational func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 In Higgins ET, Sorrentino RM, et al.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Vol.2)*.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1990. 527-561
- Schwarz N. 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 In Van Lange P, Kruglanski AW, Higgins ET, et al.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Vol. 1)*.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2. 289-308
- Schwarz N, Clore GL. Feelings and phenomenal experiences. In Kruglanski A, Higgins ET et al.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Principles(2nd ed.)*. New York, NY: Guilford, 2007. 385-407
- Blair IV, Ma JE, Lenton AP. Imagining stereotypes away: The moderation of automatic stereotypes through mental image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1: 828-841
- Greenwald AG, Nosek BA, Banaji MR.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2): 197-216
- Diener E, Diener C. Most people are happy.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6, 7: 181-185
- Zenasni F, Lubart TI. Effects of emotional state on creativity. *Current Psychology Letters: Behavior, Brain and Cognition*, 2002, 2: 33-50
- Watson D, Clark LA, Tellegen, 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 1063-1070
- 邱林, 郑雪, 王雁飞.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 *应用心理学*, 2008, 14(3): 249-254
- Blair IV, Banaji M.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processes in stereotype prim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 1142-1163
- Smith ER, Zarate MA. Exemplar-based model of soci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2, 99: 3-21
- Bless H. The relation between mood and the use of general knowledge structures. In Martin LL, Clore GL, et al. *Mood and social cognition: Contrasting theories*. Mahwah, NJ: Erlbaum, 2001. 9-29

(下转第462页)

- 21 Shimamura AP. A neurocognitive approach to metacognitiv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In Handbook of memory and meta-memory: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O. Nelson(eds J Dunlosky, R Bjork).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2008. 373-390
- 22 Ma Y, Han S.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concept in sighted and congenitally blind adults. Brain, 2011, 134: 235-246
- 23 Philippi CL, Duff MC, Denburg NL, et al. Medial pFC damage abolishes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012, 24(2): 465-481
- 24 Schmitz TW, Johnson SC. Self-appraisal decisions evoke dissociated dorsal-ventral aMPFC networks. Neuroimage, 2006, 30(3): 1050-1058
- 25 Bzdok D, Langner R, Schilbach L, et al. Segregation of the human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n social cognition.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3, 7: 1-17
- 26 Carruthers P. How we know our own mi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reading and meta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9, 32: 121-182
- 27 Henderson HA, Zahka NE, Kojkowski NM, et al. Self-referenced memory, social cognition, and symptom presentation in autism.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09, 50: 853-861
- 28 Klein SB, Cosmides L, Costabile KA, et al. Is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 self? A neuropsychological case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2, 36: 490-506
- 29 Sebastian C, Burnett S, Blakemore SJ. Development of the self-concept during adolesc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8, 12: 441-446
- 30 Blakemore JS, den Ouden H, Choudhury S, et al. Adolescent development of the neural circuitry for thinking about intentions.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07, 2: 130-139
- 31 Johnson MK, Raye CL, Mitchell KJ, et al. Dissociating medial frontal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activity during self-reflec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2006, 1: 56-64
- 32 Lieberman MD, Jarcho JM, Satpute AB. Evidence-based and intuition-based self-knowledge: An fMRI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7: 421-435
- 33 岳彩镇, 黄希庭. 反思自我评价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 2012, 35(3): 735-739
- 34 吴小勇. 自我抽离视角对自我参照记忆效应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3): 402-407

(收稿日期:2015-01-07)

(上接第405页)

- 18 石瑜婷. 大学生归因方式、人格特征与内疚关系研究.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
- 19 钱铭怡. 大学生羞耻量表的修订.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4): 217-221
- 20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246-247
- 21 马弘. 社交焦虑量表. 增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244-245

(上接第409页)

- 24 Zung W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65, 12: 63-70
- 25 刘贤臣, 戴郑生, 唐茂芹, 等. 自评抑郁量表(SDS)医学生测查结果的因子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994, 2(3): 151-154
- 26 Gross JJ, John OP. Wise emotion regulation. In Feldman Barrett L, Salovey P. The wisdom of feelings: Psychological Process i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Guilford, 1998
- 27 Emily AB, Tiane LL, Gross JJ. Emotion regulation and cul-

ture: Are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motion suppression culture-specific? Emotion, 2007, 7(1): 30-48

- 28 赵鑫, 金戈, 周仁来. 什么样人更善于情绪调节?—情绪调节的个体差异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3): 518-521
- 29 赵鑫, 史娜, 付丽, 等. 情绪识别与认知重评对社会适应不良的预测研究(英).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6): 1029-1032

(收稿日期:2014-11-15)

(上接第430页)

- 25 Bless H, Fiedler K. Mood and the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behavior. In Gorgas JP, Williams KD, van Hippel W, et al. Hearts and minds: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6. 65-84
- 26 Lyubomirsky S, King L, Diener E.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 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5, 131: 803-855

- 27 Bodenhausen GV, Kramer GP, Süsser K. Happiness and stereotypic thinking in social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 621-632

(收稿日期:2014-10-09)